

《南田画跋》选读之一——拟《富春大岭图》

■杨琼(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)



清 恽寿平 富春山图 168x69.2cm

南田云：学痴翁须从董、巨用思，以潇洒之笔，发苍浑之气。游趣天真，复追茂古，斯为得意。此图拟富春大岭，殊未惬于心手，岂能便合古人？

读：此题跋出自南田《仿古山水图册》，正如南田所言，乃是拟黄公望《富春大岭图》之笔意而作。该图现藏于南京博物院。这节题跋前面还跋有一诗，云：“石迹云峰意匠新，画师吾自忆前身。谁知放笔淋漓处，岚影苍茫是富春。”

《富春大岭图》为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之传世名作，历代以来曾有不少名家仿作，如明画家董其昌、清画家王原祁、张宗苍等。而为该作品题跋的画家、文人亦不在少数，其中就有同为元四家的倪瓒和王蒙，还有明代著名画家祝允明等。从中亦可窥见这幅作品并非泛泛之作。其中如倪瓒跋云：“大痴老师画富春大岭图，笔墨奇绝，令人见之，长水高山之风，宛然在目，信可宝也。”又王蒙题诗云：“千古高风挹富春，倦游何日见嶙峋。先生百世称同调，墨气淋漓貌得真。”倪瓒称黄公望为老师，赞其作品“笔墨奇绝”，有“长水高山之风”；王蒙称黄公望为先生，赞其作品“墨气淋漓”，有“千古高风”。一个称老师，一个称先生，都是表达其对黄公望的尊敬；同时又赞溢其作品有“高风亮节”之格调，可以看做是一种代表性的评价。

南田也像诸多画家一样，把黄公望《富春大岭图》作为学习的对象来进行仿写，就是题跋中提到的“拟《富春大岭》”

图。不过，此处南田并不是直接对黄公望的《富春大岭图》进行仿写，而是上溯前朝。南田认为：要学黄公望的画法，不是从黄公望入手，而是必须从五代入宋画家董源、巨然处入手，并加以钻研。黄公望绘画宗法董、巨、荆、关等人，故南田言学黄公望，须先学董、巨。这是一种振叶寻根，观澜溯源，明其所以然的态度。

为什么要学董源？不仅因为董源是黄公望的“老师”，更因为董源是南派山水画的宗师。米芾称其山水画“平淡天真，唐无此品”。而“平淡天真”一语，正切合南田对作品是否符合“逸品”之性格的评价。“学痴翁须从董、巨用思，以潇洒之笔，发苍浑之气。游趣天真，复追茂古，斯为得意”一语，前句是因，后句是果。也就是说，要学黄公望，只有先从董、巨处觅得画法之要旨，掌握潇洒之“用笔”，才能表现苍茫浑厚之气度，进而达到“平淡天真”的境界。又“学痴翁须从董、巨用思，以潇洒之笔，发苍浑之气”一句，前半句言董、巨，后半句言黄公望，亦是南田自诩；前半句是成就后半句的基础。

南田论画，素来崇尚“天真”，在乎“得意”。试举几则题跋述之：“高逸一种，盖欲脱尽纵横习气，澹然天真”；“云林画天真淡简，一木一石，自由千岩万壑之趣”。又，“云林树法，分明如指上螺，四面俱有。苔法皴法，多于人所不见处着意”；“秋令人悲，又能令人思。写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，而后能为之”；“群必求同，同群必相叫，相叫必于荒天古木。此画中所

谓意也”；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南田言其创作，“六法”未必有超越他人之处，惟其“得意”，则不让他人。其云：“草草游行，颇得自在，因念今时六法，未必如人，而意则南田不让也。”南田所谓“意”，乃是指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所形成的思想、情绪、审美等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。南田强调：写(得)意须肇始自然，发乎性情——这亦正是南田的高致之处。

至于“此图《富春大岭》，殊未惬于心手，岂能便合古人”句，乃南田自谦之词。颇值一提的是，南田亦属于复古派的一分子，所以他常言“与古人合”“合于先匠”。此外，南田在强调师法古人之时，亦强调师法造化，故又言与造化合、“合于天造”“适合自然”。但南田的态度是：不管是师法古人，还是师法造化，只不过是学习的一种方式，因为，“学晞古似晞古，而晞古不必传，学晞古不必似晞古，而晞古乃传”。看得出他是提倡学“古人用心”，在精神上“与古人相洽”，而不是笔墨之间的“相合”，故言“古人笔法渊源，其最不同处，最多相合”，合于精神是也。

与那些沉溺于以笔墨技巧为尊的摹古主义者不同，南田主张画家要师法自然，如此才能更好地妙悟自然，领略天机，所谓“宇宙美迹，真宰所秘”，乃言自然是艺术创作的源泉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南田能在师法古人和师法造化的基础上，变法前人，脱落时径，涤荡心性，以逸宕幽澹为旨归，遂独步于清代画坛。

原作观赏与拍照浏览

■潘风全(厦门大学教授)

当我们每个人置身于应接不暇的各种画展中，选择看或不看，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小事。但在许多年前，那是没得选择，有展必看，而且是争着一睹为快，不致留下遗憾。生于60年代或更早些的一批画家，都会对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，一场由上海市专业机构举办的19世纪法国农村油画风景展印象颇深，颇让各地学画青年跃跃试试，以对艺术一腔热情，包括准备报考美术院校的年轻人，拟到现场观摩，开眼界是也，出现这一状况，一是，画展过少的缘故；二是，档次高的画展就更少，人人都有提高技艺的渴望，而看展是最佳选择，真正汲取于我有用的养分，加之那些年有艺术水准画册少矣。

经过这十几年的长足发展，物质齐全的同时是精神层面的丰富多彩，比如画展多，枚不胜举，由国人主办画展和适度引进国外画展，十分活跃，不断映入我们眼帘。曾记得有一国外美术馆收藏的现代派作品拟于国内某一城市展出，这其中不乏耳熟能详的大师作品诸如毕加索马蒂斯等，展示虽有些时日，可出乎意料的是能饶有兴趣前来看画的观众并不多，稀稀拉拉，无法与八十年代法国十九世纪风景展引起的骚动联系起来。后得知是各种围绕画展海报

宣传信息，让很多画家早已从之前画册阅读了解到，几近熟悉的作品，就如谜底已被解开，不再诱人，更不用说现今微信媒体铺天盖地的海量信息，和画册资料汗牛充栋。

这就不难理解当下一些美术馆基本维持这样的现象：除了开幕式上演着人头攒动盛况空前的这一幕外，接下来有一段长时间只是三三两两观众走进走出的另一幕，成强烈反差，尽管展览时间可由原计划十天、半个月，再延长个把月，也无济于事，不管是群体性联展，还是画家个展。

如此看展状况，诚如有人说的，由于集中在大城市各种适应美术作品展示的场所以不只一处，有时是连着几处同时开展，让人有种应接不暇的紧迫感，匆忙之下看展，就是在应付，不合适。毕竟品画赏画理应是自怡自乐，而不是随便应付溜一圈算了。

于是，很多人会选择格外想去看画展，到展馆里呆上个把小时，逐一欣赏。而且专挑几件对上眼的作品，所谓的“萝卜青菜各有所爱”的画面，这大约是眼下观众的普遍心理。表面看是这么回事，但细究起来，不全是，这其中有些道道。有观众说，为什么有些画，画面画风或线条笔触差不多，相似度高得让人困惑，问题出在哪？

是细节局部的技巧，还是题材？还是构图？还是画家眼界角度？

这几天一个专属年轻人由省级机构主办的画展引起了大家注意。平时看似一些名家画展，或许太频繁反扫了大家雅兴。而出自年轻画家画展，少见，反倒让人寄予厚望，热情和干劲蓄集着，就等着画展的开幕式。

眼下这个有几百张作品组成的青年画展，不一幅幅看下来，还真看不出画与画之间水平高低何在。一张不落全看下来，眼花缭乱先不说，最重要是没了主次，还弄出视力疲劳，到头来对好作品印象不深。故此我先大体扫描，只要一眼望去，能迅速抓住眼球，就在这件作品前多停留，并用手机拍下来，整体或局部放大，有些很不错画作难免被挂在不显眼处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，我会迅速跑过去，对着佳作一阵欣赏，想有所获益。

正像有人说的，随着网络信息普及率的全面提升，通过现代通讯观看美术作品，了解艺术动态，全方位捕捉资讯不在话下。不够观看度也只是停留在大致大概上，谈不上深入细致。前面同行认为的正是当下普遍流行的做法，无须每一场画展都要走进去看，因为展览还没开幕，相关信

息已然在网络上宣示出来，虽不能保证一张不漏，但挑出优质的可圈可点画作发布，便于大家交流，艺术圈朋友圈无不悉知。

为什么说是年轻人画展，尤吸引人？因为，就一般理解，艺术，含着让人未解的有意味的语言形式这些东西，即其神秘之处，要不然像有些图解的画面，人们从眼前的生活也能获释，答案不就有了。记得有一件表现山地自然景色的作品，用了肌理加适当的写实语言，做得恰到好处，很是耐人寻味，巧妙地传达一种新的绘画信息，一些像以往写实就是最佳手法，却被画者有意含糊遮掩起来，然后透露其想表达的意味，恰好和另一件表现的也是自然风景的作品，但手法为人们熟悉的，又像是照相机拍下来的图面，让看的人视觉疲劳，缺乏新鲜感，毫无生动性可言，因两张画就像是邻居靠着挨着挂，易于对照，此时才看出那一打我打内心喜欢的，若是不近距离对比，只是对着一般图片端详或微信浏览，可能这两张画我都钟意，或这两张均不合我意，在我视线以外。

像这般情形这种效果，在一场有几百件作品展览中，包括平时大大小小画展，会持续出现。亲临现场一睹原作风采，才能真正吸收到有益的东西，这才是开眼界拓胸襟的根本之处。